

敬

倚

業

秋

堂

亭

集

補

襟

遺

記

笈

酒

第

芬

四

樓

集

秘

傍秋亭雜記題辭

傍秋亭雜記文僖公顧東江先生歸田時性極其家孫郡伯君挹江繕寫入刻太學董君子元持以示予索言予覽記中所陳

國朝松郡田賦特詳夫一天下中正三代法制逸哉不可及矣昔人謂井田湮廢藝斂無經秦漢已不如周唐租復倍于漢宋賦十倍于唐宋紹熙間吾郡秋苗止十一萬三百石有奇厥後壞于賈似道之公田加以至正間之籍沒張士誠之橫征洪武以來稅糧至二百三十餘萬石視古不啻數倍重矣宣德間逋欠叢積郡同知王源建言其

事巡撫周文襄公贊理之奏減增額漸次底平民困少甦  
矣人到于今稱文襄公之功者間不容口夫英主代興非  
不欲行堯舜中正之法而循常襲故乃流于大禁小禁之  
歸甚哉弊之難釐而人生之不穀可哀也文僖公之言曰  
今此下民豈惟不能望漢唐求為宋民亦何可得其詞危  
其憂深矣使後之臨蒞茲土者睇文僖憂時之論法文襄  
經濟之猷普覆益之照于隱幽悲向隅之泣之無告隨時  
損益救弊補偏平政利人期于清謚則寬一分而人受一  
分之恩矣勞止之民不可小康矣乎此挹江受簡歿祖之  
心子元屬予言之意也是以書之

隆慶庚午夏四月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郡人後學  
潘恩著

新嘉坡千夏四月...

傍秋亭雜記卷上



東江歸叟顧清

宋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于漢林勳謂宋租七倍于唐  
加以夏稅幾十倍按唐一夫百畝歲入租二石畝計租  
二升七倍則斗四升也然紹熙間華亭田四萬七千頃  
省額租十一萬二千三百有奇實數六萬七千餘石歲  
督總三萬八千石極多至五萬七千而已以田計租比  
唐總加十之一二七倍之說或也有所據吾鄉猶未然  
也今總計二稅折納運耗等為平米百三十八萬有奇  
比宋為十二倍以上比實徵常數三十倍而有餘矣而

岸草商稅魚鹽等類又不計焉漢唐不敢望也求為宋  
民亦何可得哉而有官君子又往往以加賦為言吾不  
知其何心也

吾鄉征稅之重天下無之而岸草一節尤無謂舊例度田  
至水際皆併岸外沙塗一步有半通計為田前人之意  
蓋以沙塗有水草芟蘆之利故也沙塗且稅則岸可知  
矣成化壬辰以東南水利廢弛設食事一員董之始創  
為岸草之稅而吾松一府計為銀七千兩有奇歲解南  
京工部弘治壬戌癸亥撫臣撤取池用而部符督催甚  
急郡守撫臣之同鄉也共議于秋糧畝加五合以足其

數松田四萬七千餘頃率二畝一升為米二萬三千五百餘石假曰姑以應一時之急猶或可耳而此後遂為常稅岸草之征價又自如也則此未將安歸乎

吾鄉之田東南岸海西北臨江濱湖歲有崩陷而沿海沙田利薄稅重民往往棄而不耕稅無所出又有公館學基食基之稅皆于秋糧帶徵而糧之加耗又專責之小戶故耗益重而民日困宣德初有石加捌斗至壹石者周文襄既立法令大小戶均出耗米又以拋棄荒田召人佃種江浦漲沙亦聽民開墾俱照民田起科而收其稅以禪帶徵之數至天順間巡撫劉公攷復奏為定制



凡荒田不拘原額但畝徵平米貳斗肥田或叁斗謂之  
官租此外永不起科加耗由是耕者日衆自立法至成  
化三四年間正糧日加五斗比宣德初幾去其半文襄  
始之劉公成之國計足而民不困江海崩陷原額蓋已  
永蠲不復徵取矣成化以來又有貪民拋荒田土俗呼  
新逃不在召佃之例又累里甲包陪弘治末同知吏後  
請照御史吳一貫奏行新例每糧壹石折收銀貳錢有  
旨准行民方以為便而郡守乃併沿海水蠲之稅類徵  
貳錢吏時已遷官力爭不可頒行為衆言因及岸草之  
說其後予備郡志則沿海重徵之數信然嗟乎同知倅

貳也求以便民而守乃因以為利人心之相去一何遠也

松江在宋本華亭一縣田賦之數見紹熙四年景定公田法行加賦至貳拾捌萬入元乃肆拾萬大德中覈實及籍沒二未張管後為柒拾萬國朝洪武二十四年至百肆拾萬皆正糧也然歲徵曾不及半宣德中手詔減免鄉人知為東里楊公之力而已近得故同知王源鏤版送行詩文一冊乃知建請實出此公而文襄特贊成之郡人范鉉序其事尤悉予脩郡志殊失搜訪已具錄為補遺因感加賦事復書于此嗚呼由十一而為百四

十由百四十而為九十三乘除則相遠矣然 章皇盛  
德實此公發之施及旁郡惠于無窮安知後不有闡風  
而起者愚謂斯人東南之氓尸而祝之雖百世可也

吾鄉綾一疋平價銀二兩以上織文極細布有與綾同價  
者其循常市賣疋五錢或三錢竄下一錢至七分極矣  
弘治間綾疋官給銀一兩毛東萊聞而笑曰吾鄉金一  
兩和買給千錢事固當有對也時相與嘆息至正德五  
六年有納雲布十端而得銀兩半者則既甚矣近時乃  
有銀十兩買綾四十疋布二伯者率計綾疋銀一錢布  
疋銀三分而已其人乃旌異特薦而來且聞舊治之人

為立碑頌德人心好惡不相遠若此者吾不知其何如也

正德戊寅東南大水七月杓嘉湖蘓奏並至松江府治水  
官方督民車水且責令捕魚曰只此可以充稅然寔不  
得私一鱗有藏匿者輒枷項示衆常坐金澤願浩寺受  
事者皆越泖見之一日大風荷連枷者皆溺死比卒事  
寺之書畫右器幾為之空郡守出行水登細林山遙望  
而下曰苗青如此何水也其後不得已而奏得 旨免  
二分歲已盡稅已畢輸民間不復知矣嘗聞永樂中通  
政趙居任以七月車水張賓賜至而罷之又嘗登超果

寺橋令居民插茭蘆水田中曰望青亦可也民不悟從  
之其後皆據以起稅故有白水徵糧趙通政之謠由今  
觀之皆實語也而因以利烏又趙之所無矣

方蘓奏之至也公卿會于朝廷司徒石東溥笑謂予曰貴  
境必無災不然何不奏也予以是還書促之後月餘會  
俞黃門崇禮言嘗恠松江不告災近乃知松地本高于  
蘓又溝洫疏通水至即去故不為災也邊亞卿汝承亦  
云予笑應曰松蘓地不曾尺寸量然自蘓而松行順水  
自松而蘓行逆水不知竟何處高也蘓松水皆泄于吳  
淞江松水去則蘓亦去矣又何有厚薄於其間也二公

聞而憮然其後乃有問者曰華亭與上海地孰高予曰  
沿海之高于西鄉童子能知之又何問曰不然華亭水  
流入上海何以云上海高予知其欲以破逆順水之說  
則謂之曰華亭河岸不五尺潮退水常流上海岸高丈  
餘潮退即平陸受華亭水者獨一黃浦耳此非可以為  
蘓松例也其人乃無語嗚呼羲和反易天常猶遠而難  
明也地理高下有定形而顧以傳會一二人而易之嘻  
其甚矣

己卯秋八月初八日至初十日吳中風雨大作熟稼皆淪  
沒巡按御史葉忠一之亟以書來報時九月七日也後

數日蘓湖嘉奏狎至南京賀壽黃侍郎公器應天主  
考汪學士抑之言月日皆同十二月二十後告定奏至  
云風雨在重陽後聞于撫按不蒙允且以書託言于戶  
部諸公楊紫淵司徒拱手起立曰松人言松事本非私  
只是太早難行耳哄然一笑而罷其後朝正使來言去  
歲八月不知何處下雨灌如許水入松江蓋將以破衆  
說實前言也習為欺罔有司之常態不足責也如吾民  
何如 朝廷所以付託何

吾鄉折稅布曰濶白三梭者准米二石納價銀七錢俗謂  
之細布濶白綿布者准米一石納價銀三錢以上至四

錢俗謂之麤布舊例於均徭中取殷富人作解戶例有  
包裹繩索皆解戶自收入京赴甲字等庫輸納所出常  
例亦解戶自備官不預焉弘治六七年後庫之常費已  
重其後日增大約細布疋為銀錢四五分粗者五分總  
其數以兩計萬二千有奇而向之解戶自收者又以羨  
餘入公用民往往破家矣近者不知何歲取粗布價直  
與白銀併徵及當解乃於其中疋給銀二錢五分易諸  
外境而責付解者布既與銀混徵民間不復知價之多  
少以勢而言必不減於舊也而所給止是內庫之費疋  
當五分所餘者二錢爾而吏胥之求取買頭之侵剋又



復出於其中正德戊寅己卯間部運府判鍾昕言粗布高者直銀錢三分下者錢餘而已夫徭稅之入官侵漁所不能免然什之一二可矣今民出其全而官曾不得其半書之于策固仁人所不信也

今之夏秋二稅即古所謂粟米之征唐之所謂租農桑絲絹即古所謂布縷之征唐之所謂調今之甲首均徭即古所謂力役之征唐之所謂庸租出于田調出于家庸以身計不相侵越者也近歲均徭并計丁產甲首亦計田出錢田既出米又以起庸是固已非古矣然姑以定物力之厚薄不得不然而均徭官田畝取銀四分民田